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源於奧運

李漢源

踏上奧運征途(四)

不經不覺，「東京奧運」已經進行了超過十天，踏入最後倒數階段，今屆香港電視台轉播奧運從成績上而言都是大豐收，各台的收視率均創新高，這當然是有賴香港運動員表現英勇。本屆香港運動員的表現自然是無可挑剔，憑堅毅不屈的精神帶給我們香港觀眾多個目不暇給的賽事，甚至勇奪多個獎牌帶來的成果，未來尚有幾天賽事，亦更值得香港人熱切期待。這次奧運會由香港政府首次購買轉播權予香港各電視台製作節目轉播，令奧運氣氛比起以往多屆都更熾熱，亦很值得分析一下今屆奧運電視轉播情況。

回想5月份香港特區政府宣布，因為香港經濟及疫情關係，沒有電視台會願意虧本購入版權轉播，如果香港沒有電視播，則全港市民就無法打開電視收看奧運，因此首次以政府名義購入香港區電視版權，開放給全港電視台播放。大家可以留意到，此舉的確令香港全城為奧運而哄動，無論大小商場，電視機或大熒幕，都在轉播香港各電視台奧運節目。體育是有它的凝聚力，觀眾茶餘飯後也不停在討論奧運。

在奧運期間，也聽到很多朋友在談論「今次政府真好嘢，買到奧運版權！」一面倒地市民都普遍認為這是一項「德政」，因為全港各個電視台都可以播，總比單一電視台播獨家更全面，每一個台有自己播奧運的風格，觀眾可以選擇看哪一個台所製作的奧運節目，電視台就各出奇謀去爭取觀眾，這些良性競爭，就令各電視台都有進步，相信以這樣的合作模式去轉播奧運，應該更適合香港。無論在購買電視版權議價方面，或互相合作製作奧運節目都可以資源共享，除了可以減輕成本外，更令觀眾能享受更高質的節目，其實很多其他國家及地區也是用這個模式去轉播奧運，雖然香港於本屆才第一次用這種方式，但效果如此不錯，希望未來的奧運也可延續。

今次電視轉播奧運，最成功的就是可以拍攝得到每一個香港運動員的比賽情況，差不多全部香港運動員也可以在熒幕上做訪問，而電視台合共播放約5,000小時，所有觀眾只要是喜歡欣賞的奧運項目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選擇及喜好免費收看。今次電視台的製作，由於準備時間不夠，有很多部分都沒以往安排得那麼理想，例如所有項目的獨立攝影機位置由於時間關係大會已經不提供，如果準備時間充足，游泳項目便可以安排獨立攝影機拍攝何詩蓓由起步至終點的全程拍攝，而每個香港運動員也可獨立訪問，真情對話，這種種製作方式是一種節目包裝，對觀眾來說一定可以更加了解及加強對運動員以及各項目的認識。

毫無疑問今屆香港奧運電視製作是一項創新嘗試，雖準備不足但效果仍不錯，祈望下一屆3年後的「巴黎奧運」大家能有早些時間去籌備，去製作一系列更有水準的奧運電視節目！

●東京國立競技場。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96與97

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李麗珊獲得女子滑浪風帆香港第一面金牌掌聲響過以後，2021年東京奧運，張家朗奪得花劍的香港第二面金牌，香港人感動到如何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商場中人群緊張觀看大熒幕時，看到張家朗領得金牌時掌聲和歡呼聲夾着淚水飛揚的畫面就極具歷史性。

如果說25年後這第二面金牌來得太遲也遲來得妙，妙在這「風之后」和「劍之王」都各有不同紀念意義。

1996年，港英時代的最後一年固然是一個紀念；2021年，香港回歸多年後，對特區來說又是一個紀念，為什麼說遲來得正好？

說說「遲得正好」妙在什麼地方，因為出生於1997年的張家朗，是典型吃特區奶水長大的回歸之子，其中蘊藏的天意，好像是等這個花劍金牌王子，注足了25年的純中華基因，出賽時更多添幾分異彩，所以說，這金牌可說來自中國香港「足金」而產生。

花劍也比其它項目來得妙，因為意大利對手亞軍，曾是5年前巴西里約奧運金牌得主，該項運動在意大利甚至可稱之為「國劍」，而張家朗能以15比11分取勝就殊不簡單了。

不過為張家朗喝彩之餘，我們卻有點擔心容易受集體「城市口味」影響的年輕人，今後對劍擊的過分熱愛，可能會冷落其他體育項目，如果體育真的那麼偏向於單元化，香港日後劍擊高手林立到成為「劍擊之都」也未必是好現象。

體育精神全面發展才可貴。我們應該期待和祝福，下屆奧運我們有更多不同項目的金牌銀牌得主，幸好本文走筆期間，何詩蓓在女子200米和100米自由泳又分別奪得兩面奧運銀牌，得到不亞於張家朗這一劍多元化的喜悅，才更加值得我們高興和鼓舞。

●張家朗金句：最緊要堅持！ 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香港流行文化

欣聞香港文化博物館新增常設展覽「瞧潮香港60+」，聚焦二戰後至千禧年初的香港流行音樂、電影、電視和電台廣播節目的發展，旁及漫畫和玩具，當中不乏風行一時的流行文化作品及其衍生品。

雖然我暫時還沒有時間親臨欣賞，但透過官方網站和傳媒報道，也略知一二。像由吳宇森執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上映的《英雄本色》電影海報，3位主演狄龍、周潤發及張國榮側面頭像並排下是一群香港高樓，很配合電影的悲情主題和象徵性；還有多位已故歌手的遺物，包括同年早逝的歌手張國榮和梅艷芳的舞台服飾，以及黃家駒的木結他、羅文獲頒「全日本歌謠選手獎」的獎座等。

這些遺物不但記錄這些曾經給香港人帶來精神安慰的演藝名人的光輝歲月，也勾起香港人的集體回憶。而且，透過展品，也會引發今日年輕人對曾經影響甚大的香港流行文化的興趣，有助迷惘的他們增強對家國的歸屬感。

流行文化這個詞，源自英語詞彙Popular Culture或Pop Culture，又稱大眾文化，早在十九世紀已出現，旨在區別於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或精緻文化（Refined Culture），所以，在一些人眼中，流行文化是膚淺或粗糙的。由於製作相對倉促，流行文化作品雖然不如經典作品般精緻，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消費社會的產物，也往往是當時民眾喜好和社會情緒的反映。何況，以香港小小的面積和人口，當年的流行文化作品可以風靡東南亞華人社會，乃至韓國、台灣，以及幅員遼闊的中華大地等，實在不簡單，值得港人驕傲。

記得幾年前遊馬來西亞時，曾跟當地不少華族中青年閒聊，他們中不少祖輩乃至更早一代已移居當地，所受教育、生活習慣和身份認同早已同化，中學時並沒學中文（也沒有中文課程），卻能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原來是看香港的電視劇、電影學習的，有些提起香港明星乃至作家的軼事，如數家珍。至於流行文化影響巨大的韓國也一度受香港影視作品影響，前述的《英雄本色》不但多次在韓國重映，更曾被韓國導演翻拍為《英雄本色：無敵者》；內地更不用說，今日的八十後潮人很多都承認是看着港劇長大的。

可惜，過去十多年，香港社會陷入政爭，港人也「疲於政事」，忘了曾經輝煌的流行文化，反倒妄自菲薄起來。今日展覽正好提供一個平台，讓香港人從流行文化演變史，窺視香港歷史發展，再思考香港和自己的下一步。

方寸不亂

方芳

年齡曝了光

有人說，奧運就是一群很需要運動的人，看一群很需要休息的人運動（一笑）。可不是嗎？為了追看奧運，本來很需要運動的人，也暫停了自己的運動，關注自己國家和地區的運動佳績。

這天正在做運動，朋友收到同學圈傳來訊息，東京奧運香港代表隊，有他們的校友參加田徑項目。咦，奧運原來這麼近，大家都停下來聽聽，原來是香港跨欄項目出戰奧運第一人陳仲泓。校友啊，計一計畢業屆別，原來相差30多年，既是這麼近，又是那麼遠，忽然提醒自己已不年輕了，當然，運動沒有年齡界限，每一代人都有他曾拚搏的身影。

東京奧運的香港「劍神」張家朗，接受香港第一金李麗珊的訪問，李麗珊很感慨地說：「等了20多年找人接我金牌（榮譽），終於在你手上了！」張家朗脫口而出：「你得金牌時我還沒有出世！」青春無敵，一句不經意的話，大家都笑開了，鏡頭前的李麗珊保養得還很年輕，一句「未出世」攤開了兩代人的年齡差距，兩面金牌相隔25年，是那麼漫長的期待，難怪香港為此而沸騰了，兩代金牌選手的隔空對話，是很感人的。

香港劍擊運動還有一個亮點，運動員吳諾弘因為表現出色，被認出是電視童星，演過多部電視劇，傳媒把舊照翻出，當年小諾弘相當可愛，與他合作的當家花旦有佘詩曼、郭可盈、鍾嘉欣等，當年大姐姐與小弟弟合照，因為諾弘的成長，見證花旦的工齡也不短了。

每一代的運動員，為了攀登奧運舞台，有的停了學業，有的辭了工作，接受艱辛訓練，他們的成功，沒有捷徑，沒有僥倖，一點一滴的成績，都有血有淚，他們無論得獎與否，都是值得尊敬的。

七嘴八舌

小臻

東奧成功，人類沒有辜負生命

國際體壇最高水準的體育競技大會——2020東京奧運（東奧）眨眼就接近尾聲，這屆東奧是在風雨中前行，風雨中見勇氣魄力，風雨後見彩虹，正是上天給人類的考卷，人類只要盡力考就沒有辜負生命。東京奧運可以成功舉辦，應該感激奧林匹克委員會及日本政府的決策人，參加比賽的運動員、工作人員，他們用了無比的勇氣，頂着壓力，用最適當的方式（閉門作賽）堅持主辦下去，對今年獲獎牌的運動員是最好的支持。中國人有句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凡事都要冒險的。

從來就不贊成取消東京奧運會，因為疫情仍受控，而且以運動員的體格，在打了疫苗做足防疫措施下應該應付得來，總比他們苦練5年都沒法發揮，變成為一生憾事好。事實上體育運動就是為強身健體而誕生的，強身健體的用意就是為對抗戰勝疾病，就是要抵抗疫病不宜輕易退避。所以這屆奧運會其實是彰顯人類勇敢的，可以愈戰愈強的最好證明。

因為沒有現場觀眾的原因，電視台直播比賽來得更重要，記者眼見的故事更值得追看，形成香港奧運氣氛更濃。香港政府今年做了一個最英明的決定，買了東京奧運會的轉播權，讓幾個電視台都可以免費轉播各項比賽，無論你喜歡睇哪個平台、哪個頻道，都可以感染到奧運氣氛，社會氣氛也和諧了，重要的是能見證香港運動員奪獎的一刻。如果像以往的方式，只有一間電視台播哪能看到這麼多項目比賽過程。在同時段比賽項目眾多，看看TVB調動四五個頻道來直播，節目有主持的專業評述配置很給力！大台就是有實力，任由黑媒如何詆毀他們都動搖不了其江湖地位。行走江湖靠實力，用噱頭吹噓只是得意一時，不能長久的。

今年東奧除了為香港沖喜外亦是一面鏡，照出香港社會的撕裂情況仍嚴重，政治立場行先，俗稱黃絲觀眾是帶着強烈的政治立場去睇比賽，見到國家隊運動員奪冠不會鼓掌，輸了給日本、中國台北隊就竟然鼓掌。有電視台節目評述員言語表述上毫不掩飾希望「中國運動員落敗」的心態（也奇怪電視台老闆會容許），相信這些人是因2019年修例風波被擊潰，他們不服輸，未清醒，當作一種發洩，可能他們一生也不願醒，這就讓歲月來洗滌吧。其實那麼討厭自己的國家就應該離開香港出外謀生，好好體驗一下寄人籬下的生活。

睇睇運動場上的健兒，他們雖然是賽場上的競爭對手，當面對最終結果輸贏成定局後心態也很平和。例如國家隊運動員汪順在200米混合泳決賽贏得冠軍，成為首位在今屆摘金的中國男泳手；這場比賽也是匈牙利傳奇泳手施治（Laszlo Cseh）的告別戰。賽後，汪順行過池邊遇上前輩施治，馬上一個鞠躬向對方致敬！引發外國網友讚賞聲一片「有教養的中國運動員！」雖然賽場是英雄地，比賽就是拚冠軍，但輸了怨氣也不應發洩在對手身上，不要唯金，要有體育精神。可喜的是媒體和觀眾也慢慢學懂了欣賞盡了力而落敗的運動員。

百家廊

郭發仔

白襯衣，紅襯衣

泉塘村的人，習慣把頭低到土裏找日子，太陽在背上烤出一層汗漬，鹽晶晶的白。

小時候，我很羨慕穿白襯衣的人。稻子抽穗的時候，就有幹部模樣的人來到泉塘村。白襯衣扎在西褲裏，衣領硬實端正，恍如我在學校操場上立正的姿勢。他們戴着金絲框眼鏡，襪子配涼鞋，走路一頓一頓的，田間地頭全是斯斯文文的腳印。白襯衣一來，灰土一般的泉塘村似乎亮了起來。在大人眼裏，白襯衣是一種脫俗的身份。

那時，我就像一株長瘋了的牛筋草。上山下田到處瘋，灰頭土臉的，似乎就是從地裏長出來的。小學階段是被我耍完的，學校與泉塘村，都不過是我的樂園。上了初中住讀後，我回家的次數少了，泉塘村逐漸變得陌生，我與村子之間似乎隔了一層薄膜。那時，我的目標就是逃離乏味而苦澀的泉塘村。於是，我就認真了起來，一次次登上了學校的領獎台。走在村子的小路上，村裏有人開始笑呵呵地看我，彷彿我就是泉塘村的白襯衣。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還在艱難的高中階段掙扎時，南下廣東打工成了我們那裏一種炙手可熱的潮流。那些打工回來的年輕人，一身光鮮的城市味：牛仔褲、白襯衫，脖子上還繃着一條花花綠綠的領帶。在他們的談話裏有着大城市裏璀璨的霓虹和風情萬種的夜，嘴裏冒出的幾句粵語，都令人感到卑微幾分。這種風氣開始在學校裏蔓延，班上有幾個同學毅然退學去打工了，慌得班主任老師經常在課前課後念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唸咒一般。

1993年，我考上大學。在拿到通知書的那一刻，我捏得很緊，彷彿攥緊了吃「國家糧」的門票。那年夏天，家裏擺了酒席，家裏許久都沒有辦過什麼喜事。爹把泉塘村的人都喊來吃席，忙前忙後，醬色的臉上像爆開了一朵桐子花。那一天，我沉浸在所有人的目光裏，儼然村裏亮堂堂的白襯衣。

不止那時，整個夏天，爹始終都是一臉的興奮。一天晚上，爹依舊笑呵呵的，把一件嶄新的白襯衣遞到我手上，還破天荒地給我買了一塊上海牌手錶。新襯衣是棉料的，白裏透着淡藍，在微弱的燈光下，似乎每個纖維孔都發出一道銀光。開學那天，我是坐着中巴車去大學報到的。一路上，有個打工的年輕人，捧着一個隨身聽，嘴裏大聲唱着「你看，你看，月亮的臉在偷偷地改變」。他得意他的月亮，我惦記着包裏爹給我做的白襯衣。不過，那白襯衣穿過幾回後，總不那麼平整，衣領軟趴趴的；白得也不太亮，像蒙一層灰色的土，彷彿我的骨子裏就有泉塘村的鄉土味。後來，這件白襯衣和其他顏色的衣服串了色，藍一塊白一塊，再後來竟尋不見了。

大學畢業後，我在一所鄉村中學教書時，經常買白襯衣來穿。雖然穿在瘦弱的身子上有些鬆鬆垮垮，但走在回泉塘村的路上，仍然有一種離地3尺的得意。不過，那時無論是縣城還是鄉下，白襯衫已成了大眾衣物，就連村裏的二傻也穿上了白襯衣。不過，二傻的白襯衣經常穿成了灰襯衣，還少了紐扣，在風裏一掀一鼓的，像被扒開的老鼠洞。那是一個特立獨行的時代，那些打工的年輕人已經上演了一種新潮流：長頭髮，紅襯衣，邁着外八字步，亮着粗嗓門……走在大街上，誰都想讓別人羨慕的眼神在自己身上多停留一會兒。我心癢得很，但我始終沒有跟風，因為紅襯衣是我的秘密，一個刻在我心底的青春秘密。

那年《紅樓夢》剛上演，纏綿的劇情和插曲令人柔腸寸斷，林黛玉那病懨懨的形象，一如校門口散發氤氳香氣的紫色苦楝花。那時我們十五六歲，花一般的年紀，情竇初開，心裏彷彿都藏着一個自己傾慕的林黛玉。但那時男女同學之間不敢說話，只能用餘光偷偷地瞄一眼，竊賊一般。那種奔放而熱烈的情感被抑制着，不知熬白了多少人的夜。

初二那年，班上轉學來了一個女同學，一頭短髮，黃裏透着亮，肉嘟嘟的臉很可愛。不過，她很少笑，總撅着小嘴，受了委屈般，惹人憐愛，恍如另一種味道的林黛玉。第一次見到她時，她穿紅襯衣，裹着斜陽紅光走進教室，臉上柔美的曲線在餘暉裏飽滿而濃烈。後來，我忍不住總偷偷地看她的背影，她的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都甜在我的心裏。我變得恍惚，作業裏，黑板上，連藍天上的雲朵裏，都是她穿紅襯衣的影子。我想，她肯定在我心裏住下了。一次課間，不經意間和她相遇，抬頭的一瞬間，我看到了一雙明亮而深邃的眼睛，如同夜空裏與我對視的星星。恍惚間，我從那明亮的眸子裏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溫情。那個春天，一切都變得嫵媚至極，連天氣都沒怎麼壞過。

其實，上學的那段時間，我和她沒說上幾句話。每一次眼神的不期而遇，我們都迅速避開，似乎是有意中的刻意，又或是刻意中的無意。畢業前夕，大家互相留言。她給我寫了什麼，我記不清了，但她那歪歪扭扭的字跡，怎麼看都是嫵媚的影子。後來，我上高中，上大學，3年又3年。她就像斷了線的風箏，杳無音信。

上大學後的一個暑假，我不在家。家裏人說一個穿紅襯衣的女孩來找過我，留下一本筆記本就走了。我想應該是她，也不知道那時的她是否秀髮齊腰，清純依舊。在那個通訊不發達的年代，時間就是一道無形的不可逾越的牆，我在牆內，她在牆外。幾年前，在一次同學聚會上，我驚喜地見到了她。那時的她一頭鬈髮，落落大方，談笑風生，一副老成的樣子，已經沒了當年的羞澀和含蓄。她見到我似乎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飯間悄悄問我：當時，你到底去哪了？我沒有回答，也不追究那個當時是何時，只感嘆歲月荏苒，人在中年，時間在心裏刻下了一道無法修復的痕。其實，我的青春就是一個青澀的蘋果，沒有張愛玲小說裏的白玫瑰和紅玫瑰那般糾纏不清。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回味。於我而言，白襯衣是我寫在書上的夢想；紅襯衣，則是我懵懂青春的一個胎記。

琴台客聚

伍呆呆

浮生得趣花草間

難過的炎炎夏日，對於愛讀書的人來說其實也沒有那麼難過，一本沈復的《浮生六記》在手，便得了一夏的清涼與幽靜。

《浮生六記》裏，最得趣的一篇是《閒情記趣》。沈復在《閒情記趣》中，初時寫自己的「喜蟲」，「貪此生涯，卵為蚯蚓所哈，腫不能便，捉鴨開口哈之，婢嫗偶釋手，鴨顛其頸作吞噬狀，驚而大哭傳為語柄，此皆幼時閒情也」。幼時「閒情」能笑死人，沈復「及長」後卻「愛花成癖」，於是《閒情記趣》在「卵為蚯蚓所哈」之後，通篇多是沈復與花花草草們的「趣」。

笑哈哈地讀沈復的「趣」，園子裏的花花草草、瓜果蔬菜們卻是不能怠慢的。雨後巡園，發現芋頭葉子長得太過茂盛，連園子中間的鵝卵石小徑都被它們遮去了一半，一番拾掇後，掰去了一些多餘的葉子，芋葉梗不捨得浪費，便拿回去撕了皮，用鹽醃了，依照少時吃過的記憶，用豆豉辣椒炒成一碟開胃的小菜，又在熟悉的味道裏尋回了久遠的童年。

我對花草的喜歡不亞於沈復，從很小的時候開始種花，到如今種植各種花草也算是得心應手了，然而對於種菜卻還是「矇查查」的。幾顆芋頭種下的時候因為埋得太淺，大風一來，最大的那棵就頭重腳輕地被連根拔起，颳倒在地；早早地在水缸裏放了肥沃的塘泥，種下的蓮藕長出的荷葉比臉盆還大，個兒長了近3米高，卻是連一朵荷花也沒有開過；南瓜藤滿滿當當地爬了一架子，也開了花，就是不結一個南瓜；和南瓜一樣瘋長的百香果在結了3個果子以後就認真地去和南瓜比賽長藤了，再也沒有心思開花結果……

從前住在梧桐山下，日日開門見山，所見便是漫山的鬱鬱葱葱。和住在隔壁村裏的好友花姑娘交流種花，她是隨性而種，我卻覺得，在家裏種花，一定要能夠開出五顏六色姹紫嫣紅的花朵來，否則，還不如出門去爬爬山，滿山都有綠葉可看，還能順帶鍛煉身體。如今雖然住到了所謂的鄉下，但是因為鄉村愈來愈城市化，周圍的高樓大廈在不斷地建設中，前院開門見矮樓，後院不開門也能看見高樓，在別樣的鋼筋水泥叢裏，莫說是花，即便是一片葉子，亦是覺得十分的珍貴。如此，住下來以後，便是連只會傻傻地長葉子的綠蘿也種得到處都是，哪裏還會嫌棄它不開花。

園子裏葱蒜和韭菜都種了，唯獨忘了種薑。買了幾斤小黃薑，早餐煮醪糟雞蛋時切了一大塊放進去，生薑味辛，吃得多了，一向堅強的胃火辣辣地疼了兩天。便想起去年在澳洲，普通的生薑賣到200多塊錢一斤，去超市買菜總是挑了又挑，才捨得買一小塊薑，買了回去，反倒是因為有時候捨不得吃而把它放在冰箱裏生生地漚壞了。炎夏難過，朋友蘭兒的愛情卻在這個夏天修成了正果。全世界都在下雨，雨下出來的水災卻成全了她的愛情，她嫁給了那個在洪水中救了她的男子，她從前一直忽視的人，如今卻是如沈復所言：「布衣菜飯可樂終身。」

於是便覺得，浮生若夢，種花，種草，或是種菜，皆能讓浮生更加得趣。